

集部

雲巢編卷八

宋 沈遼 撰

龍游寺宴堂記

金山在揚子江中流南直蒜山渡視丹陽城下人物皆可識其望揚州山川隱隱如屏障而白沙在其西飄帆舳艫夕至順趨大海波濤洶湧雲霧晦冥雖在數百里外止於一瞬也四方之游士始望其山峻特不羣其上翠微森森如冠帽珍禽翾翔雅音不絶其下魚龍出沒

千變萬化莫知其際及登其間重樓複壁橫出漫迴顧
瞻眺聽氣象雄壯眇然不知其身之在世網也近世衣
冠人物多出於東南而往來金山者冠蓋相望于道丹
陽太守有重客乃出遊其上為雅集而皆設饌佛右雖
過客欣欣莫不為止而前為主或病之今長老寶覺師
住持二年始作堂於其東以延太守者囑客以其意請
名於余余為題之曰宴堂語其客曰若宴者豈特為太
守宴哉上人所以宴坐也日出而人境諠譁釃酒擊鮮

慢舞夭歌而賓客驩然者太守宴爾江無颸山氣清冷寂不聞世俗之聲而虛白生者上人宴也余以為在人情者不足而今有餘而寶覺師是能為轉物者耶無以吾言為是而所以是者在此客以為知言請以示其師因以叙其牖云熙寧五年二月八日記

翰林唐公祠堂記

公諱詢字彦猷性高介中勁而外莊與世寡合少慕賈誼劉向之為人以憤弔世故為意及為御史遂欲行所

聞正色糾劾無所顧避其後雖出處内外猶以言責為
已任大要以威福當歸人主而規靡上意皆陳天戒朝
廷竦然執政者憚之及為江東轉運使入辭仁宗嘗勞
公曰吾極知卿清正數諭執政尚未來請得無不悦於
其意耶公拜稽首辭以不佞未幾乃召還修起居注遂
知制誥有司言公自為御史官十餘年不遷上以為廉
於是進秩二等以褒賞焉在青州時仁宗晏駕哀號盡
禮一昔鬚鬢皆白官吏愕然知公為忠義之至也歷蘇

杭青三州鎮所至皆留滯久之有以不容規公曰吾孤立無援姑盡直道豈可屈哉其為政常若不屑意方其撫納指擿莫不造理當時號嚴明凡與人交固少與可及已知之終不可間所不與者亦不苟合以為憚平居清澹無他嗜好唯書畫研墨焚香烹茶以為娛爾所為文章論事似賈長沙下筆逼歐陽率更皆其所喜者自先内閣時田疇生業甚厚皆歸諸昆弟而未嘗復問歲得任子亦先諸族凡其終二子七孫迺未薦公卿尤賢

之以為不可跂及歷職既多在東南最愛錢塘之靈隱以為山水當為天下第一而公之幽宫乃卜於寶峰葬後三年仲子垌為圖其像作堂于寺之西軒以申公志公神骨清峻有圭之質所謂神仙中人也其行事世次有國史與墓碑在欲瞻公之像者此𪊨知其為人以警夫世云

浮碧軒記

文慧師始作南漪堂成客有湖山之賞者必造焉駕車

馬者蓋相續御舟舫者軸相銜文慧師顧其人可與游者與之其所不者亦不拒繇是往來之士惟懼其至之後也後三年客至益繁師曰吾寧為是紛紛者歟使我安所適乃築次于其東中間五筵為宴坐之所而其趣尤清曠平澹與其志相宜也尚書郎元君始至為篆其榜曰浮碧軒而游者復至焉凡出西城者不至浮碧為不能盡其勝一日文慧訪余曰昔作南漪為客館也所以不拒人者以為人皆假物以適其性唯山水之勝人

人皆宜之我欲使人人皆得其樂也今我作此軒而又至焉我乃不得其所我學清淨者也安得一語之使毋恩我而入得其樂乎余曰然亦何憚正為來者不知意爾吾師能使人得其樂而入於吾師何獨不然豈人情也哉文慧曰善於是為述其意以告來者若浮碧之著景與文慧師之為人有吾友開彦長之南漪堂記云熙寧元年八月十五日

東上閤門使康州刺史陶公傳

陶弼字商翁五代祖矩自九江徙祁陽晉太尉侃之裔也今為零陵人父岳始讀書為儒者博涉無不通仕至職方員外郎弼少倜儻有器識能傳其父辭長於歌詩有傳于世以其古雅疑為古人也或曰此零陵布衣耳以是稱學士大夫數以仕進不利滋不羈宕蕩江吳間好事者多從其游所至人皆稱商翁而不名也妻丁氏故晉公謂之姪晉公自南海還老於光山弼依門下彌年多所聞知持論頗縱横習世故不復陋於鄙矣雖晉

公之緒餘亦其資易悟也皇祐中常寧夷唐和反使者楊畋奉詔專誅蠻入謁與語畋大喜以為能給兵攻挑由平大破之表其功授衡州司士取太平峒始調陽朔主簿為柳州司理參軍於是廣源蠻儂智高叛楊畋為安撫使召蠻掌機宜未至畋方下英江而賊釋番禺之圍出臨賀蠻捨舟從其執衣數十人間關步出太平塲以赴畋適大將蔣偕敗一軍數千人皆沒偕死三日矣散卒已當斬往往奔賊求降蠻出山間數與亡卒遇一

夕矯敗命以帛為織使從者行招其兵隨自將益削木為榜許與不死比至臨賀得卒尚千五百人又矯敗命給籍驛餉之敗方圖其功而敗召還乃罷歸選陽朔令治甚有威惠其教民者不以勾釘為能邑在山徼少林木輙課人植所易茂者夾道行不旬歲行者悉庇其林籟于令懐之谿嘗攝興安令以靈渠為久敝乃條其利病以書屬太守蕭固請治之曰日者廣源蠻為害久不制且煩天誅其出必資是為塗方無事時公私力完易

就宅時即公之功也固不聽後交趾反上出武庫兵以賜將士奉使者漕安南兵費數百萬計卒用之秩滿遷大理寺丞監潭州糧科院李中師奉使嶠西薦其才遂知賓州因使浚靈渠上已知弼能矣因欲屬南方事即擢拜崇儀副使知容州明年遷六宅副使知欽州州舊治寧越徙新城未久上下悉草舍弼始教人坯陶為瓦屋未朞堂堂多大厦至今視他州為雄治平二年遷崇儀使知邕州寇新平井隧蕩然人不復以生為樂而蕭

注以貪暴不治罷及弼至力能惠養之而其峒豪恃注為槖囊益虐斂其下不堪命弼使人喻以威福不易貸乃少戢稍循法令然復苦交趾為侵暴諸酋更來獻其土物請内附弼為降意謝遣之諸酋仰曰陶公我父母也誓不負我公明年夏大雨水而邕城庳下長老言昔嘗困水害殺數千人弼乘城眺其三邉皆水也既集矣趣城下令出其耄倪上北山以避害益發屯騎雄畧二軍以戍之已而水大至弼身操版築傅城下召屬吏督

諸兵分受役上下已完備蓋為土囊數千置通道中數日雨尤暴井泉溢積壤皆涌水於是獲土囊之利內外之食矣為發廪以賑於內方舟以饟於外當是時水不湛者三版耳及水降即無一人死者自横尋以東數州皆沒矣秩滿加右騏驥使復留邕在邕凡五年納附降者數千百人籍其祖父國人弼久乘障厭之請便藩得郢州察訪使章惇治辰溪蠻薦弼材詔徙辰州遷皇城使明年遂成疾足弱不良行求罷有詔撫納北溪蠻加

忠州刺史交趾之亂復知邕州王師大出而賊已去殘其三城無噍類幸逃山間猶朝夕股慄㢸受詔與左右數十騎直入左江峒民知㢸至始入保宣撫使郭逵御大軍躡賊臨富良江度賊且降以㢸為能得其人且專功使為後殿賊使人以檄求降為計者逵得檄即以中夜旋不先令也大將旗鼓已行而前軍尚弗知騎步相蹂藉亂行賊方栅江左使人來覘知㢸為殿也乃不追㢸方嚴軍不動遲明而後引不然大軍且敗先是逵上

劉紀所弃廣源峒以為功朝廷以為順州縣機郎馬及其旋以為它將不足守乃薦琊詔遷西上閤門使知順州其地出邕城深入二千餘里山惡多毒草瘴氣時琊老矣在辰溪已數請致軍事及是怏怏不得志數謂賔吏曰吾受國恩厚不敢辭也順之戍兵纔數千戍久率苦癘閩粵之士死者十常七八北軍生還者十一二琊亦疾甚然蚤暮勞軍視其良苦意氣激揚雖甚剛戾者莫不感泣病卒亦悉奮起願為之用交趾欲復其故地

也先襲機郎奪之將進攻廣源獨難弼不敢進以弼在
邕時恩信及其土豪也交趾所欲為弼必先知諜至土
豪皆執以獻喻以逆順輙不殺縱去由是心服至弼死
終不敢犯朝廷以弼求歸還東上閤門使不拜復表其
疾以為邊檄憂以其年卒弼少時遊吳行山間有二鯉
魚戲溪上水弼踦觀之旁有老父顧曰此龍也行且鬬
君急去勿停弼去百步所大雷震而雨其旁岸皆圮大
木拔又出大雲倉遇暴風颰怒一日二十七艘皆溺獨

弼一舟濟時人以是奇怪之為人樂施好士平時所得
俸禄悉以與人楊畋死弼折錢五千給畋家踰二十年
弼死分已而家至貧不恤也父時有田業甚豐及弼遊
宦悉為其昆弟蕩費之而弼未嘗言弼之死其妻在鄉
里𢰀居爾論曰弼生邊鄙為儒者子以辭章稱於世足
矣顧豈知功名事業蹈古人風烈哉治廣源時病寖劇
數請老矣猶區區以恩德輯柔羣醜保其孤城死之日
不以一言及私其忠毅於是有足悲者故敘之

任社娘傳

吳越王時有娼名社娘者姓任氏妙麗善歌舞性甚巧其以意中人人輙不自解葢其夭媚者出於天資乾興中陶侍郎使吳越陶文雅醞藉有不羈之名神宗深寵睠之王知其為人也使使謂社曰若能為我蠱使者我重賜汝社即謝王曰此在使者何如然我能得之必假王寵臣使我居客館然後可為也王許諾社即詐為閽者女居窮屋服敝衣就門中窺使者使者時行屏間社

故爲遺其犬者竊出捕之悚懼遷延戶旁陶一顧巳心動其暮出汲水駐立觀客車騎甚久陶復覘之然而社未嘗敢少望使者也明日王遣使勞客樂作社少爲塗飾雜羣女往來樂後以縱觀陶故逸蕩且怪旣數目社因劇飲爲歡笑會且罷使者休吏就舍是時客使左右非北吏多知其事吏旣出使者獨望廳事上社謬爲不見使者復出汲水方陶意巳不自持乃呼謂社曰遺我一盃水社四顧巳爲望見使者乃大驚投罌鉼拜而

走陶疾呼謂社曰吾渴甚疾持入來社爲羞澀畏久之方進使者曰汝何爲乃自汲頦動不應復問之社又故作吴語曰王令國中有敢邀使客語者罪至死矣陶曰汝必死復何憚我也令汝不死逌强持其手曰我閨中故静我與汝一覿社固辭不敢即强引入閨中排置榻上曰敢動者死社即佯噤不敢語陶即出呼吏喜曰持燭來吏進奉燭燭來已具吏引闔其户而去社曰我賤不可我歸矣比其就寢甚艱難已而晝漏且下社曰

我安從歸陶曰我送汝矣然明日復來我以金帛為好也社曰我家貧受使者金帛是速我死然我生平好歌為我度曲為詞使我為好足矣陶許諾乃為送至其家然尚不知其為娼也使者明日見王王勞之語甚歡既還館為作歌自歌之歌曰好因緣惡因緣奈何天衹得郵亭幾夜眠別神仙琵琶撥斷相思調知音少待得鸞膠續斷絃是何年是夕書以贈之明日王召使者曲宴於山亭命娼進社之班在下使服之褒博陶頗不能別

也王既知之從容謂陶曰昔稱吳越之女善歌舞今殊
無之未知燕趙之下定何如也陶曰在北時聞有任氏
者今安在王曰公孰得之陶曰久矣王乃使社出拜陶
熟視而笑知其為王所蠱也亦不以為意而社遂歌其
詞飲酒甚樂社前謝王王大悅賜之千金明年北使來
請見社社於王王命社出使者曰昔謂何如今乃桃符社
應聲曰桃符正為客厲所畏使者不悅已而又嘲社曰
社如龜筴何客不鑽社曰客兆得遊魂請貺其文使者

大懸明日王賜千金後社之家甚富既老矣將嫁為人妻迺以其所居第與其槖中金百萬為佛寺在通衢中自請其榜於王王賜之名所謂仁王院者也至于今其寺甚盛

余初聞樂章事云在胡中益不信之然其詞意可考者宜在他國及得仁王院近事有客言其始終頗異乎所聞因為叙之寺為沙門者多倡家余所知凡數輩

代人上太守求薦書

某官閣下古人有言曰知而復知是謂重知時然後言人不厭其言某竊嘗誦之矣若某者勢孤而無援謀拙而數奇承先公緒餘以從諸吏之行甚自愧也昨試令於東邑也自强其不肖之身朝夕從事於民政方新法之初布宣條教加安南之役師旅在境於是時也豈敢必其不敗哉數欲投劾而去矣時以閣下有古人之德著當世之望某竊不自揆為可竭駑駘之效於此庶守

一顧之遇也已而將事于幕府乃蒙從容之對賜之敎言許以卵翼生成之恩某再拜奉之不敢失墜是則閤下之為知某也然有不幸不得而訊者遽奪於後來卒失於垂成某竊自安之曰命也夫某之於閤下必不蒙戾以自弃也閤下之於某必不納謗以置疑也然今日之復求於麾下豈必零陵之粟為可尚而二水之魚為可食哉拳拳於中者不敢忘閤下之然諾也此所以斷閤下之復知者也某雖不敏也不敢效薄惡者以其浮

譽必曰邀閤下之識某雖不材也不敢效闒懦者佞悦必曰邀閤下之知其技之斷斷情之戛戛誠未敢後於人也閤下亦詳而察之歟前日閤下之刋章也某方在鄙上執必未能先左右之士及其上也豈敢必追閤下之言乎茍或追之宜必厭之是以不敢言也來歲之章此其當言之時也金石之信既在前矣某之身亦在左右矣儻於是一薦之恩不獲出閤下者某誠何人哉或曰閤下以某之疾為不足以辱清舉伯牛之病不聞四

科杜預垂𡡾功平吴會况某之疾行且愈矣是以不敢後它人而求閣下之重知者而又當是之時閣下必不厭其言也誠直言切不復敢文惟閣下幸察之

代人上長沙謝諫議

某官閣下某蒙頓不肖則滎陽之世嗣也行能無取則零陵之下吏也以不肖之嗣為無取之吏而輙有聞於閣下者竊意閣下必有以憐之有以成之是某言亦為罪不言亦為罪也惶恐惶恐某昔者為令於東邑也方

閣下領湘南之節來鎮南夏某於是時引領企踵而望下風焉欣然忭曰閣下當知某也將成某者必閣下也朝思之夕志之日引而月申焉欲決一奇策奮一昌言以求閣下之知且三年卒無獲焉悵悵乎遂將去矣既而出上府望旗𡘇進謁於左右拜台光於堂下伏蒙閣下一顧之坐隅賜之話言燠燠乎誠有以知閣下之不棄某也退而懟曰不肖之嗣其自弃也歟無取之吏其自蔽也歟王公大人不汝弃不汝蔽也於是天與之幸

焉乃有督郵之命持檄而來陳力就列者復三易月矣督郵賤有司也蚤夜抱案牘受命于州將之前勾釘之是勤出納之是司又復將奮昌言決竒策以求閣下之知是必知其無有也然竊聽於道路之言方今台鼎有虛位上意屬舊人閣下行西召而升機柄之任某之愚其有望於閣下者豈可在他人後哉且湘南之吏上下無幾人其敢有望於閣下者亦閣下之所知也某伏自惟念先公文簡之嗣在今日如涸轍之魚喁喁然其不

枯而活者已無幾賤有司之吏如陰崖之木惛惛然其可度而材者亦無幾若某者閣下亦憐而成之乎州將之薦先於幙中者二年矣固不敢冀也然知某者三使臺也既皆薦之矣某亦四補吏而七書考矣猶陶之將器者也一失於此其淪于沙礫而泥滓乎韓非論說之難不如聽之難子產以為不言誰知其志某之志也亦可哀也其進言于閣下之前且不究況是區區尺牘之間哉狂愚拙直干冒鈞聽無任惶恐之至

代人獻利害書

某官閣下某竊謂禮樂刑政為教化之具者莫不有極惟治財之法所以利病于世為無窮故曰法獘則變變乃通此古今之大要也治亂得失繇是生焉方今朝廷修明法度以致太平其所作興者既已備矣而於利病之術尤纖悉也上出于論思左右之臣下逮於市井芻蕘之士皆能畢智竭慮以申其說非特利于公上也亦以利其已也於是四海九州罔有内外莫不蒙其利矣

朝廷以為它使者不足以總統其事故建官焉必擇其通明俊敏之人以任之行之數年於寵遇之數今復有隆于前日矣非有位于朝不使也欲其勢重足以有臨也非有名於世不擢也欲其才力足以有斷也卓然之隆者也若某者蒙鈍不肖之人也何足以知利病之權歟結髮從仕甫二十年三遇銓選矣謹身悉力適無敗事當塗過聽以為能論薦者盖有之矣其采而知之者亦不絶焉昨為令東安也方新法之行吏民不知所向

加之師旅在境勞役之不暇某于是時推行措置莫不盡理亦幸免焉非曰能也不敢忽故皆慮之不敢懈故皆躬之爾今之為掾史非有可專者也毫釐而必承之朝夕而謹視之而已本局有沽酒之法誠無利而有害豈獨一州乎天下皆是也及後錢有過費或可裁省者試條其一二具於别牘唯閤下采擇焉前日閤下之按部也竊伏諸吏之行瞻望下風其有所陳者必降心而詢訪之其有可行者必馳檄而號布之小大之吏獨恨

其無藴耳苟藴之孰不願陳於閣下之前也某之困放賤吏也竊懷區區區焉所謂利於己者非特此一事也敢因布其腹心以求閣下之知遇焉庶以考察其愚不可謂無意於其間者也干冒尊嚴無任惶恐之至

代人投半刺書

某官閣下古之士進謁於先達公卿之門者必有贄士之贄羔鴈也羔鴈云乎哉亦以徹其誠而已其誠之著于外於是知禮者正賢否決嫌疑此其所以有贄也羔

鴈之贄廢久矣至唐之儒者將進謁於先達公卿之門以古贄爲違衆於是始以其所業文代之其所以致誠一也若某者州閭之賤士也不幸先人仕宦不及顯而奄然棄諸孤某宅是敝廬恪是遺訓不敢失墜有懼詒辱先人教勑諸子者曰爾爲士先王之道雖在方策其所學者古之人不得而見之今之世有先達之名公大人苟至吾州者必造焉毋以爾爲愚而自棄也趨風而拜傾耳而聽幸而蒙一顧之重一言之教豈若是窺陳

編呻糟粕而已哉譬猶日月之明雨露之澤臨燭而沐浴之者可以為終身之賜也小子不敏朝夕不敢忘而州乃甚僻左其至於斯者或持節以使一方或總百城而臨之貳之皆先達之人也某未始不造焉其蒙一顧之重一言之教者為不少矣佩之刻之是以為終身之賜也某不佞竊伏閣下之名舊矣今迺身郎官之尊半刺史之任而臨是諸吏撫我百姓斯吾州之大幸也某輙不自揆而將進謁焉數日矣或曰子執親之喪未有

不篤于禮者也今既祥練而以其麄服登有位之門其亦安乎某曰所以遵先人之訓也古之人自晉襄墨縗以來何嘗不預朝廷之事矧是惓惓之先志也將俟終喪而進焉則先人之訓不早墜歟此乃某之未安也是以揆日潔誠而徹名焉某之文鄙拙不足以汙閣下鑒矚姑以其誠而獻亦與夫狂猾之士持一漫剌而干典謁者為有間矣冒聞左右伏俟報命進之以為幸退之以為愧未可知也無任瞻望之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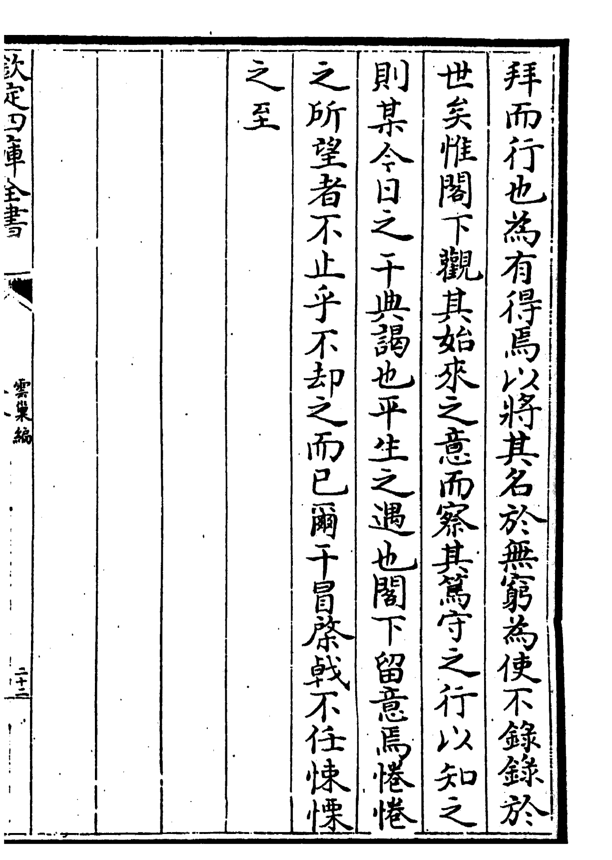
代人上太守書

某官閤下韋布之士韞其志業有得於古人之誼不肯錄錄於世者莫不求知於先達之門汲汲乎遑遑乎茍有知者古與今皆是也然其埶有不同者昔之士進謁於先達也重重故不茍今之士也輕輕故不信昔之先達其接士也難難故觀其志今之先達也易易茍不却之而已爾是以古之士雖在衡茅畎畝之間能揚名顯行於一時者其進不茍而先達者能觀其志以將其名

為褒褖之也若夫先達者非有高才美德不足稱也非有大名顯位不足附也維有其材故能觀之維有其德故能來之維有其名故能伏之維有其位故能總之於是四者茍無一焉不足以延士士亦何所求焉孔子謂言游曰汝得人焉爾乎武城小邦也聖人之志於是其可觀也若某者竅啓不肖之士也頑頓而不佞鄙朴而無文少承先人之教求學於古人之誼其亦久矣不幸先人仕宦不顯蚤棄諸孤境壙之田不足以耕汙潢之

池不足以漁三求薦於有司而無一獲其亦無庸於世矣此材之不足者也亦命也今則已矣然不敢負先人之教而失其所操守苟先達之至於是也必從容而進謁焉且將求其知也或欣然以為可教或茫乎其若不聞非某有所苟也亦今之埶然也伏惟閣下之材之德之名之位小子何足以形容而遽數之哉今日之望於門下也非特桑梓禮也瀟水之望瀆江一葦爾所以願見而求之者不止在政化之下也所以瞻仰而依附者

且斲有終身之遇又將至於不朽也寧若小夫之子子持一漫滅之刺盜竊昔人之言以為先面之資哉若某之志庶幾乎承一言之重而採擇焉它時為不辱於門下者也竊惟閣下之施為於功事者朝廷既已知之矣行且迅召而亟升之翺翔乎青雲之上矣儻未然也授之使節以經制於一方則朝夕爾甚非敢諛也道路之所洽聞者也是以不敢後於衆人而求進焉閣下幸與其進也而覬之苟以其介介之志為可教者則閣下進



拜而行也為有得焉以將其名於無窮為使不錄錄於世矣惟閣下觀其始來之意而察其篤守之行以知之則某今日之干典謁也平生之遇也閣下留意焉惓惓之所望者不止乎不却之而已爾干冒榮戟不任悚慄之至

雲巢編卷八

雲巢編卷九

宋 沈遼 撰

萬府君夫人朱氏墓誌銘

南新萬君夫人朱氏錢唐人世為吴越陪臣皇考以官從王俶入朝卒京師夫人養於諸父以孝聞及歸萬君君故大家也夫人事其舅姑與愛其宗族南新之人莫不道萬母以為賢而萬君之兄死其妻甚少父母欲奪而嫁之輙悲憤涕泣曰叔姒遇我恩厚又有一女我終

不忍去萬氏遂不嫁及其女成人夫人為擇婚家咨謀周至甚於已女卒得善人而伯姒年七十餘乃卒夫人性好浮屠書終日持誦不懈或有所不通輒復能默識人或問夫人夫人曰我若有所記明白不疑我知其前習也中年遂不御葷血至其終垂三十年世之所難能者豈善緣有次第乎哉萬氏之祖善權為唐大將功盛官顯至其下衰乃力田為生及萬君甚貧諸宗或為縣史益晦不振夫人嘗教戒三子者曰豐衣食莫如耕祈

寵祿莫如學是謂不辱其先故長子與少子服勞於家而仲子延之爲諸生其在州黨刻苦術業有名於庠校而南新不出進士人或語夫人延之無益生計夫人終不信不奪其業數給其資使遊學四方嘉祐中遂擢第調鄂州司法參軍其歸也夫人老矣延之請迎夫人之官夫人謂延之曰吾安於鄉里不可去而汝爲法官苟以吾爲念當務寛平如吾朝夕在旁也吾雖不往亦足以爲孝養矣而延之爲吏精明其用法律好仁而不濫

部使者交章薦寵之即其官擢為常寧令其歸省膝下夫人喜曰汝能為吏吾死不恨矣毋以吾為累其亟治行吾年八九十而耳目不衰汝視吾治絲枲細綴不異少年當無憂也延之遂行治平元年十有二月甲子卒於家年八十有三以明年某月甲子大葬府君名玶先卒三子曰炳曰延之曰宜之四女嫁楊氏施氏兩元氏皆卒二孫曰涇曰沆皆從學延之於余在州黨為友兄弟後又於家府為屬官其持喪歸也會余於荆楚之間

屬余為銘銘曰

嫕嫕夫人孝厥家上下宗族安且和外耕内蠶有條科我以妙乘出三摩仲子起家服青緺行封大邑光寵多作善降祥理非佗刻此銘章永不磨

張司勲墓誌銘

公諱某字隱直漢留侯七世孫紘居番陽至五代祖晟乃自番陽從浦城遂世仕於閩皇考尚書公始以孤童從楊文公遊京師以進士中甲科歴官刑部郎中直史

館致仕乃宅吳其卒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彭城劉敞銘于墓隱直其長子也少明雋好學有器識未冠時已卓然爲成人與劉遼甫楊審言兄弟爲友前輩長者多賢之寶元中西方用兵以布衣上疏論朝政進啓政十篇乞召對已報罷又陳邊要數萬言不能用即移書二府以古今兵事成敗訂其是非於時雖不合公卿翕然以爲材數舉進士既不中且壯矣尚書公爲陝西轉運使范文正公鎮永興始勸公仕於是補太廟齋郎即

任以為洛陽主簿葢始仕也其所操決已如老吏數決滯訟洛陽人善之三年魚周詢拜御史中丞薦以為主簿仁宗方開言路臺諫官盡人物之選其言執政得失無不聽當是執政者不敢作威福陳暘叔唐子方諸公以此顯名一時隱直在臺中乃主簿諸公皆推以為友皇祐二年拜明堂既齋前殿矣入籍籍傳有泛恩過以問何郯郯曰聞之公曰或傳外戚欲得節度使中貴求為觀察使者於法不可遷將以亦聞之乎是遷也上既許

之而諭於執政矣此非不蠢也何為默然郊大懼即與其僚請奏事仁宗愧且怒責所授言郊疑以問公公曰某聞之以告得罪寧有憾耶明日禮成有泛恩二人者遂不遷然上怒未已推窮且急郊亦終不言唐子方之論温成也夜召公以決之公曰足下當言責尚何疑為此足以塞責子方繇是被逐其所建明皆此類也執政聞而慴之秩滿上改大理評事范公文正守青社薦公文行乞召試學士院因請以為從事但除青州判官而

巳比至而文正公病且革以府事一諉之文正公從陳州至彭門而薨公馳哭于彭門相其後事而還代歸京師尚書將請老遂求東南官三司請以為懷寧令懷寧劇邑也治之數月廷遂無訟而羅原茶場户歲輸茶百萬前日之獘上茶之入三倍其次茶五倍既不足捽它草木皆為茶以是致大賈賈不售為令者不得去及公至始約束必得善茶其上者倍之其次不過一再倍吏告以法且留公矣公曰使民不加斂賈得善茶何為不

售民歡呼相告及期畢具是歲大賈至乃先諸場筴以其得善貨也上下以為便僑户出丁錢其去來不常十年間吏不時省籍而無除遂至萬數其去者責於里胥故任役者率破産為大害公一日按籍除其亡者六千益新丁三之一因以聞上遂為諸縣法吏言令之圭田五百斛請賦之公疑其不明也使訪之得田三百畆輸有司賦其田而已自昔守令莫不然然畢取之號草頭供輸於是通判李堪聞而詣公曰君不可以獨清盍為

我諭之其除者亦半因謂李曰勿廣語人使人反側無
益也二年孫長卿為江淮發運使因以親嫌罷於是尚
書公老矣乃還吴遂不復造朝臺檄趣召數移疾不行
尚書公捐館時公年及知命執喪盡禮杖而後起人以
為難終喪始還臺遷殿中丞相當國方薦公公曰親老
矣不可以久留遂得通判湖州以歸二年繁昌公卒哀
毀如尚書公之喪然隱直家故貧朝夕饘粥或不足未
始以告人治平三年入朝於是閒居十年矣今上即位

遷尚書虞部員外郎王丞相珪提舉百司先諸公薦始編定百司勑是時自陳丞相諸公薦者十二人詔賜對便殿勞問甚渥於是子方新領三司請以為判官即權領户部判官事户部主諸道上供金帛自慶歷時迫諸道上供入倍常歲諸道始為澂吏不能較一歲所負至二十五六萬前日内帑無所考質於是有詔使公覆較以慶歷五年為準因建言轉運使以經制為職盡以為殿最中間不滿歲而去者以數告其代幾可以勸沮朝

廷遂頒以為法而計三年之入最一百三十萬又督發川峽所負入便錢至五十萬大計賴焉久之始正權戶部判官序其秩視提點刑獄在三司凡七年乃以司勳員外郎出知越州兼浙東兵馬鈐轄部使者率新進少年以新法督責其下戾甚吏馳走不給事已蹈罪咎會稽為大府公以樂易處其吏民吏不欺而賴以安法度皆舉踰年徙蘇州未行又改明州明州尚書公之故治也遺愛餘美尚在耳目入皆喜公之來公亦樂其州為

易治於是詢求民隱數日之間政令一新時方病鹽法法已過矣吏緣為姦自昌國縣置發引鋪而公私之貨混淆不可辨其利於公者削矣公至則除引鋪使民市於官市於官者不為定格益嚴其禁期不敢犯未幾入緡錢八十萬既足其目而又益三百萬未閱月移成都路提點刑獄自在三司固已親其秩矣三易鎮乃始遠徙人皆為之恨且勸公辭之公曰吾辭之重得罪執政雖然吾顛華族多豈其願也吾不敢辭陳力而已於是

求對及見上上憫勞久之曰行且遷矣遂行自四明之
徙歷八月乃至部所始至務大體不以暴刻為功自熙
寧以前第五等户不徭及新法起乃出免役錢公以為
朝廷立法本以寛民令乃賦困窮之民非上意因奏免
者十二萬户蜀民大悦會茂州蠻叛數日覆軍殺將進
圍汶山郡坤維騷然公與轉運使俞充行分將兵方無
事時兵常不足及是官軍多死夷兵且深入公移帥府
請與之約和以緩其來且待王師之至也帥府用其畫

猶連公手札上聞已而王師至夷兵不侵軼者公之力也先是蜀使者多循故事不閱兵仗公至成都將閱之咸以為不可且生民心公曰吾職事也遂發視之器甲多敝敗不可用使修完益移檄支部舉新之至是軍興乃獲用朝廷方併州縣以充大農之財永康之廢未久請復以為永康縣川峽道阨塞多瘴癘它時使者行部多不以春夏出茂州之役自三月至七月往來無朝夕之休比官軍麤備乃還至永康感疾矣輿歸成都病小

間令樞密馮公當世候之公囑當世以後事神色不動處生死之際若往來也以熙寧九年八月十日以其官終于官舍享年六十二嗚呼隱直天性渾厚喜怒不形聲色雖子弟有過未始言子弟皆化其德仕宦四十年歷典三鎮至于奉使未嘗一罣於法亦未嘗廢一吏所至皆稱最與人交溫溫若不足及臨事不苟變在三司時左右新進假途以致要津者如奕棊而公坦然不以為意也有文集十卷其上論朝政疏啓及論西方用兵

書號慶歷先書後書又十卷藏于家曾祖諱靄仕於閩祖諱璠皇贈户部侍郎考諱渢尚書公也夫人彭城劉氏封彭城縣君為人明爽善治家公於家事一切不問者夫人是賴先二年卒男子八人元方進士及第平輿令中書吏房習學公事元振元憲元舒舉進士餘尚幼女七人太常寺奉禮郎沈某著作郎郭茂恂試將作監主簿蘇亨節太廟齋郎盧道原其壻也餘尚幼公卒之明年喪始自蜀歸諸孤將以九月某日葬公雩山先公

尚書之兆使來乞銘余平昔從公之游固已欽慕矣及
代於會稽親見其民愛隱直如父母集大衆爲緣城以
障其行至數十里淨慕不使去者移日此尤可尚者嗚呼
隱直其有德君子歟乃爲之銘曰
嗚呼隱直其學博矣而志不遂其德完矣而位不充或
恨其弗逢維其命之窮其達也不過爲王爲公建一切
之功若其德則考古人而不愧將來世而無終爲能執
其中使九原可作非夫人之與其誰從

賀州推官知陽朔縣李君墓碣銘

君姓李氏諱忠輔字道舉零陵人曽大父沖生師運師運生惟簡皆不仕至君始為諸生少時已卓然克篤術業為不羣矣於是潯陽陶公岳方為州大儒名聞四方君以其文辭上謁陶公大稱賞以其子妻之及冠遊長沙造内閣李公受於幙下納顧甚厚延挹以為後進首由是知名皇祐元年秋州薦于春官不合遂南歸與陶商翁相善文墨志氣適其所好雖黨也然湖湘間舉稱

二人有異材後商翁以戎事得官至顯達數欲引君君獨不肯屈既老矣已困於北上乃縁恩格釋褐調鐔津尉蓋初筮也君之學為政久矣一出其鋒上下皆推是邑人有聆其旁舍得地中藏鏹者羣刼之至則無有也其主訟于令君馳往捕悉獲之然視其人本非兇毒者皆以為地中物如逐鹿耳遂釋之或謂君必案以法當獲賞君曰彼以過聽自貽孽我安用傅致殺人以求官終不取州猶以君不討賊為罰然部使者聞而賢之亦

數有見譽者攝還江令踰月邑大治桂林北出興安為靈渠自秦時疏鑿以鑲嶠南而前為令者皆武人久無政隄防罅漏漕舟數不通復以君假令至則鋤其姦弊民訟一清乃大完築盡復其故跡益溉其旁田疇甚多而桂林為嶠西帥府帥潘侯夙愛其材欲致之會新制八路使者得按格除吏遂調桂州司戶參軍潘侯加禮遇馬方交趾反也不數日覆三州公私騷動君為洛謀調發所補於上者甚力蠻亦不深入當途者交章薦寵

之遷賀州推官知陽朔縣事大兵南出而邑當大道使者傍午勞來供億羽檄日數十里君怡然不撓而益辦然民力屈矣贏糧者道多逋亡諸令率自將上道君疾暴下乃舆行櫛沐瘴霧疾重困至機郎已致役而氣血殆矣復舆歸王師亦旋乃謁告以便醫數移檄而使者惜其去輒不許卒以告歸熙寧十年冬十月辛亥終於里第享年六十二啓手足時神色和易戒諸子力學守約而已平生所為文章甚多其在藳者二十卷號湘南

集夫人陶氏也五男曰述慎修迪修德修允修皆有學行為良士二女嫁同郡何宗望胡敵行元豐元年十二月乙酉卜葬于歸德鄉先塋之右為吉兆其葬諸子來乞銘以揚其先人之美余謂君能教其子以禮也夫為之銘曰

道舉之學久已成五十從政艾且明使其當年造王庭何愧古人建功名遭命不造誰主平獨留惠愛三邑氓子孫美澤方大亨昭示來裔詔斯銘

東安縣尉王君墓銘

君諱岳字景申姓王氏楚彭城人景申為人剛毅少所屈下皇考君捐館時景申尚未冠治喪哀毀如成人終喪閉門讀書不履世故數年學大就進止屹然為古儒者山東學士皆右之州以禮請為庠正其所教導弟子悉有師法三薦于春官皆為舉首治平四年始登進士乙科試秘書省校書郎以太夫人長安君閻氏年九十求為下邳尉為吏矣終不肯小降志視其令奄奄若無

物自州從事皆畢之然公卿大人使者莫不知景申為材不以凡吏遇也不滿歲坐法免丁闔夫人之憂如禮已除服奉母夫人滌氏來湘南當途者已鄉其名矣至即委以縣事攝諸吏乏遂有以過人者新制吏籍付於外臺而長沙為湘南會府諸吏小大咸集號多士往往為調倖以干祿其有所倚藉亦蹇傲以驕人景申處其間有不能平多所折辱至廷叱而衆詬之其人雖懟伏不敢荅然慊怨多矣景申弗恤也久之調湘鄉主簿太

守卬其材檄攝瀏陽令地有銀冶聚四方不逞難治而易謗士挾姦者不得慾縱景申所辱者交攻之復免官使者待之加厚焉雖失職然領事無閒日最後補東安尉鄙夷小邑也户不滿千室大半棲崖谷閒以故無吏事夷人不知為學景申為新孔子廟使雄壯方秋與其令釋菜行禮上下所未識也禮成以書抵余曰使後世有學者知是為名教主景申所存如此元豐三年太守與三使者交薦之當遷矣暴感疾遂不可治以閏九月

丙辰卒享年四十有六卒之前日吏直於東廂夜半忽驚寤見景申騎馬張蓋從者騶呼甚盛奔出從之已不見及病且革矣噫景申其窮歟其材與氣終不一申而沒地也使世不偷儒以苟為得者亦有激乎曾祖父祖改皆不仕考尚賔官至尚書虞部員外郎母夫人條氏夫人莊氏一男曰淳一女尚幼條夫人時年八十有二拊其尸慟曰人不復知我子為孝矣載其柩歸葬于某鄉某之原某年某月也余方客於湘中景申以余為相

知其死也囑其子來乞銘曰先人之治命也爲之銘曰

嗚呼景申旣剛克仁生不得奮其志死將爲神吾知其

輔善夭淫上相蒼旻終不傅木憑石以要羶葷後有神

靈之興者知爲府君十世之間考斯文

福昌縣太君李氏墓銘

夫人姓李氏江寧上元人曽大父弘義大父濳江南有

國時以公族爲達官至皇考文覽始入天朝擢進士科

任武昌軍節度掌書記以卒夫人事父母孝處宗族和

皇考君愛之始笄矣將慎選其配以嫁焉乃得蔣侯侯
世儒者家衡陽甚窶從學四方及成昏依李氏未去兄
子偕省其世父也將西遊京師無資以治嚴夫人為釋
金條脫以賜之直十餘萬錢偕由是能成就其業決科
成名卒以母事夫人其升朝請于朝廷封贊皇太君蔣
侯以明道三年登第夫人事之猶其父也內外屬因夫
人悉充滿其不足侯含德不耀卒於光山從事今贈官
為工部侍郎夫人春秋壯止一子曰僅乃端居閉門獨

以教子為事僅載就舉有司輙不利遂以宮苑補太社郎令為朝奉大夫其始通閨也復進封福昌縣太君夫人老矣不復治家事棲心竺乾道大夫從仕上下篤行誼謹法律能保其禄位者夫人之教也熙寧八年簽判道州侍夫人于北堂八月微感疾是月晦召大夫婦孫戒敕家事不苟生不怛化奄然而逝享年七十有八一子即大夫君也二女已嫁孫八人曽孫二人後當某年某月歸葬歴陽趙唐之先塋從吉卜也大夫乞銘於余

謂可考信於後世者余豈誣乎哉爲之銘曰

嫕嫕夫人妙德柔嘉作配哲人允宣厥家母道三紀慈祥惠和安輿朱轓天澤載加子婦順承孫曽衆多含飴玩緑綏我壽遐天有五福既備不頗人有三從恊于寵華歸奠先塋生死可嗟勒銘幽宫終古不磨

雲巢編卷九

雲巢編卷十

宋 沈遼 撰

邵州立禪師塔銘

禪師名惠立桂林蔣氏子也生不食葷血始九歲出家依同郡蕩律師求度五年遂度為沙門入鹿門山覲三乘經律深達法相造龍牙遷公一言頓徹若獲亡金若復故舍推為龍牙上首山盤水渟還同未悟且三紀邵陵太守崔侯迺啟西湖之法席以延几舄始轉法輪為

四衆師逾二十年无為无作度度不愛金錢為崇飾其道場舉新之至无所用其力益獻土田廬舍以供朝夕費朝廷出使者按夷人所獻地使者屈禪師先入示信夷人屈膝受指使者以為功將薦於上辭不許轉運使請還衡岳之大伽藍亦不許識者韙之元豐四年二月三日戒侍者具湯沐訖不示疾亦不説偈正坐入滅問年七十七問臘六十三門人善琮荼毗之且以骨建塔于寺之西南隅太守關侯杞以書抵余道其高行乞偈

以贊之稽首三歸銘之偈曰

少林壁觀本无說至於咄咄葢已末造妙顯微參諸佛不能无心但小黠大士迅飛出南粤道化邵陵嗣者崛端如亭亭海中月內含圓明外平澈不牽名勢事攘奪不拂因緣為斷滅法門寖衰誰可遏三湘五溪同一筏巍巍堵波閟靈骨將與彌勒當來出南山孤雲自起沒縛芻右流終不竭

伯少卿埋銘

公諱振字發之世為錢塘人以皇考尚書公任為大祠郎起家歷上高臨淮二縣主簿遷茶陵縣令尚書公捐館解官去還調星子縣令有能名公卿使者交薦改大理寺丞監蘇州税遷太子中舍知剡縣剡澣右大邑名頑悍吏多為姦公至逾年峻法鉏治初辛不撓而其民始伏樂生興事為作碑畜水溉田五千頃至今迨三十年不壊號沈郎碑移巴西縣引仲弟在蜀不當行改金華縣轉殿中丞其治尤嚴於在剡時不勞而公私晏然

遂稱無事仁宗祀明堂拜國子博士賜五品服知藤州方儂智高亂二廣公疾驅隃嶠而賊已平臨州視事城中蕭然無有官府閭舍始募兵調夫戮力為築城郭立府寺閱歲舉新之轉虞部員外郎朝廷方行賞丁太夫人憂既除進比部員外郎通判衛州不赴換北作坊雖身在都下然未嘗遊權執門唯跡訪道術方士購求古書為事歲滿以其勞進駕部員外郎英宗即位拜虞部郎中轉比部郎中乞監灊山靈仙觀於是有掛冠志前

在官者多不治事祠奉不嚴神明不格公至始革易弊病敦崇清修遂道士伊居喆而其徒莫敢不肅山西諸沙門多不戒而魁領文鐃尤恣横公盡録其過移州縣遂縣之一山為清代還轉駕部郎中今上即位拜司表少卿乞監崇山崇福宫遂拂衣東歸祀南郊封長興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户頃之上章請老詔許之乃脱冠冕與其所知為方外之遊後三年以熙寧六年十二月己丑卒於河東之私第享年七十三以明年三月庚申葬

龍居山先塋之左惟公内剛外柔其與人交初不校細故及犯之亦不可解有急難或不能自存數捐已以濟之為孤嫠男女子婚嫁者數人所至為人辨曲直其不能直若已推之平日好聚書聚幾二萬卷當其終不懈所志末年益勤時數日不御藥遺令戒敕後事凡數百言無一語悖大抵言性命示儉約而已猶以聚書誨諸孫使勿忘吾志云初皇考尚書與世考侍郎皆以太常少卿卒于官及公拜司農謂左右曰吾仕官四十年不

苟進亦未嘗有過殁從二父以卿葬足矣曾祖諱承慶仕吳越國為營田使入朝改大理寺丞謝病去祖諱英以清德為世稱贈吏部尚書考諱同任太常少卿贈開府儀同三司吏部尚書國史有傳娶鍾陵潘氏集賢校理汝士之女封安吉縣君先卒二男逵大理寺丞知永嘉縣述許州司户參軍監杭州楊村鹽場二孫男价試將作監主簿修尚幼三女長適會稽進士史叔參先卒次適國子博士孫純次適大理寺丞趙君紀七孫女長

適太廟齋郎崔熙餘尚幼遺令使其為銘不敢辭銘曰

烏峰蜿蜿奠西土羣山會合埶如舞流泉泠泠降北塢白雲升天或為雨旃然司農踵先武從政四方孰余侮致位九卿樂幽處歸于九泉適我所松楸相望考與祖或後或前維孫子百世千秋承世祀陵谷或遷神作主

宋太子中舍張傅師墓誌銘

君諱誨字傳師姓張氏皇考尚書公自浦城徙居吳今為吳人尚書公在仁宗時治職任事位顯矣君年始數

歲已能治其家號孝友謹厚不預人事以其餘力讀書夜不半不寐宗族朋友稱賢焉初補太廟齋郎數拔進士薦不中第當仕矣乃以親命來調杭州新城主簿遷延不行者復十餘年及尚書公歸老于吳乃補州從事益不去膝下而幕府事不廢公私纖悉必應尚書公捐館哀毀骨立人以為難終喪試判入高等授寧海軍觀察推官奉繁昌太夫人之官時伯兄隱直仲兄樞言以才德著名數往來錢塘兄弟雍睦人不能目其優劣踰

年太夫人卒兄弟號護其喪以歸泣血三年情過於禮治平三年服除調成德軍節度推官令丞相建安公出使朔方深器其材特表薦之會定武帥孫次公卒君其壻也次公家揚其子少不能歸乃以次公治命請於上乞君官揚州以經紀其後遂除揚州稅未上改江都令於是朝廷方遣使行天下以新法從事使者欲省廣陵入江都為一縣召君議議皆合即薦君乞改秩治江都縣事二邑在淮海號煩劇君擇吏史按圖籍因改邑一

切舉新之而人不知撓葢君不以子子為譽而識者黙知其為能當是時淮南旱甚官除民租矣太守以下圭租尚弗蠲君為言之乃蠲其半而令之田獨豐君悉除之百姓以為廉方使者開洪澤渠導溪子港皆有勞在賞格治江都凡五年乃得代遷太子中舍還朝江淮發運使薦君華亭鹽監已拜詔將行丞相識其故吏也擢通判祁州及還吳隱直卒於蜀而其喪始歸兄弟友愛尤篤悲痛不已已治舟行矣暴得疾以熙寧十年八月

壬寅卒于舟中享年五十四嗚呼傳師止于斯乎善惡報施不可道也幸不幸不可知也即以其年十一月己酉從隱直歸葬尚書公之兆余以為逝者有知傳師無憾矣夫人孫氏賢明能治其家六男曰元載元恪元均己舉進士元功元伯元及尚少四女嫁著作佐郎褚理隴西李士衮太廟齋郎晁端復少者未笄葬有日矣其子屬余為銘以余為知傳師者必不茍作也其世次尚書公之諱不書有劉公原甫之碑傳于世銘曰

傳師始以孝友聞其材豈特後二昆四十綵衣戲寢門其視仕進如浮雲公卿大臣數薦論方且振步望九閽有如大車任萬鈞未駕已覆何可云穹隆山深吳江渾下從先公宅榆枌不在其身在子孫千百億載流清芬

廣照大師塔銘

廣照大師名慧欽錢唐人七歲出家依寶雲寺惟清上人惟清以醫名多賓客廣照求度時雖甚少已特然不羣及落髮盡能傳老師之術益通黃帝扁鵲諸書其視

脈投藥不煩病者霍然已即謝不往不以其技為工遇所知即行貴賤不間也廣照操心為善能以意攝物無內外自趣法樂不為絶行不為苟合與寳月廣公為友士大夫多賢之言善行必推二人皇祐中恩賜紫衣後七年加號廣照中間為其衆請主寺事也食者千指帑無一錢廣照不祈於人求獻者相踵有餘為易其摧木圮瓦進有筵安有次矣付其弟子仲猷而去數語人曰吾將休吾身于寂寞之場不為世累也方余少時讀書

西山下與寶雲諸公往來者甚久其朝夕相從若家也而廣照每遇余雖甚盛暑與閒處必嚴衣履而後追動不逾矩余以是尚之及吾家翰林公開府始識廣照尤加異禮其有所召如寶月圓明天竺三公在會者不過數人廣照必先焉文通頃語余曰他日子為州當謀屈廣照主其教門以表領也人或聞者皆以翰林公言為然後三年卜居青龍時余將詣京師送余於檇李又追於嘉禾之丘惘惘不去余固異之未逾月余以事復至

杭則寶月既入滅一夕矣居數日青龍以廣照訃來釋氏耋倪與士大夫走哭二道場者道為壅皆曰善人逝矣善入逝矣時熙寧元年十一月辛卯也嗚呼當末法時善士常少而二大士繼去其可傷也已其生也以善攝不善猶不足況其已乎入滅後十三日仲猶奉其棺自青龍去以明年正月壬申葬北山鮑家田為後者弟子猷法孫彥贇彥昌凡三人曾孫曇性一人猷曇皆紫方袍廣照善棊又善書與其氏族皆不書非其事也將

葬余爲之銘曰

廣照拳拳不名仁者以世放行孰云可捨其定在心如調象馬其慧及物乃出陶冶吾昔有志遠追香社善人先逝我懐曷寫水泡電光一切皆假凖此窣波西峰之下

朝奉郎守國子博士致仕錢君墓銘

君諱羔羊字升卿故吳越王諸孫父曰先芝校書集賢院任爲太祠郎初調烏程桐廬二縣尉遷寧德令升卿有材尚氣不茍合在寧德與太守辨事不能直太守廷

辱升卿置手板地上脫冠綬出門去遂不肯仕數年乃請老得太子洗馬以歸時年四十矣以霈恩再遷國子博士賜緋衣銀魚升卿家西湖上有園林亭榭終日幽居酣飲不修人事與其所知相忘於形骸之外飲既無度不能常足輒自釀率不及熟已盡酌有一婢善庖客至與其婢戮力烹雞手自持以餉客欣如也或入城市昏然據鞍唯其所遇不劇醉不歸歸亦不復出太守能知其賢者多饋給之不以厚薄爲意亦多不謝龍閣祖

公無擇為州乃以賄累升卿羈置衢州㑹赦徙湖州雖流離困阨衣食屢空而飲終不廢熙寧六年十一月初六其妻仁和縣君張氏先卒後五日升卿卒其婢亦死出其家囊篋無直一錢者親朋耆舊相與謀大事自湖載其柩歸于吳以明年二月二十八日葬集賢君墓左五男廣國靖國輔國康國充國為嗣銘曰

世所強者不以為怡乃湛于飲陶然生死之間何可悲

人在天地間生死一息爾孰為死亡以生死為得失者天下皆是也生死不脱是較毫末者也達者不言言者不達是難言耶言者難也知者難也必造乎眇茫視其身如幻夢者至人也影響之至也是往來也白黒之判是利不也將以生為妄耶其死焉往是死猶生耶混混於此其亦不明矣性猶金也情猶滓也匠氏範金為器不窮其滓則器不利金有利鈍耶匠有巧拙耶唯棠谿鏌耶之人能知金之為利而天下利器少也性之明也

至於有無之際古人聖賢皆得之孔子曰吾得忘唯顔淵爲殆庶故曰用之則行捨之則藏唯我與爾有是葢有時而忘也其心在天下者也佛能忘我能忘萬物豈忘而已乎在乎是者我乃不可忘是以爲其眞忘也三茅之山有仙人遊焉負琴而行吟其與人言若人也調琴以爲曲狂吟以爲詩學道者不辨也至於御風雲忽焉而超逝形與物皆化也東掖之山有高僧焉其生也無以靈乎人既死之五月或發其棺視之香氣郁然而

形不壞也彼既往而不遺此乃遺而不往則是何耶將以為幻妄則吾知天地為幻妄矣是有得於内而不惑外有耶夫是之謂至眇茫乎其有得也寂乎其無有也發於言也縱其支離者將有得乎簡易據乎其中而運乎四方也窮支離者將汗漫而不知止莊生所以誕也據其中而不知適墨子所以愚也使人知之孰與不知無為哉庶乎知者也

謝趙資政

薦引下陳雖有常制俯及不肖乃惟至恩竊念某生也甚愚豈稱為吏陳編之學無聞於世衡門之志聊以自娛鄉當强仕之年勉有起家之望惟知古人行已之誼不度當世取容之宜由是拙踈被憎權倖浩然斥去幸亦歸休不茍其樂者終不滔其憂不附其榮者亦不罹其辱職安守藏心獲奉親蟠木不刋誰識其萬乘之器老驥已謝安能致千里之功豈謂某官躬公旦大賢之姿任阿衡天下之重江海之浸衆流必歸岱華之陽羣

木是植内處機柄以熙四海之至和出為藩垣猶恥一夫之不獲特形慰薦曲有褒揚方造物者以為不才非知己乎安肯遺力維其所去斯以為難枯卉被春暘之華弱禽蒙羽翼之賜使終老丘壑所可永者吾之仁尚有位朝廷篤不忘者公之賜惕然有感瑟彼在中過此以還不知所措

謝諸先輩

策名威旦振武華滁士林之傳里閈增輝方國家憲天

圖治為時擇人試以羣經之言敦我一家之說以是齊道德辨賢能在公卿者皆同門之人提衡鑑者亦受業之士苟用一律足顯衆人蕩蕩乎莫之或非郁郁乎於斯為盛先輩足下有韞志尚克勤師言温温者瓊瑤之姿楚楚者梗枏之質懐鉛抱槧久推儒者之素風學古入官當識先王之善道適欽盛美首辱牋封顧惟老拙之無庸敢當文藻之垂貺古或輕美璞而有投鵲之尤我亦之青雲以為贈刀之報羌自憎愧不知所裁

祭張司勳文

嗚呼昔在懷寧登公之門今二十年肺腑之託世故歡戚如一夢然惟我不肖何足可道獨蒙顧憐我行天下求訪盛德誰如公賢公所蘊蓄著于文章粲粲成篇當在朝廷為國光輝乃獨悄悄公孰不容執政信讒七年不遷出守二鎮民方安政乃易使權馳數千里誰適我願于彼劔川蜀羌已騷兵敗將死為之憂煎奉詔于敉六月盛暑半塗而旋其命也夫其命也夫乃在乎天不

得於此必得於彼何後何先彭城喪歸我始來會吳門之偏旂旐之來撫棺一慟晉陵之壖我公之德有過人者愈久而愈傳維金石之可鐫矢以辭寄於一奠亦何足以盡拳拳

諭客辭

或問若人者何為迺自晦於埃塵皓髮茁其在領兮固將喻乎世紛使能續其蟺緒兮亦紆組而垂紳矧一出其璆琳兮寧特粲奎昴而步鈞陳非其材之不逮兮而

生之不辰葢龜或不足智而蓍或不足神余顧客少安若人者是謂不能混於滑滑而能委於悉悉者乎彼冠不緌亦足以束髮彼褐不完亦足以蔽身彼智雖不足亦離世而葆真委形山林兮鶩古始而凌風雲不杜機以驚俗不厲騷以況均不暇和同於羣物又烏識乎緇磷忽乎為野馬在山之上忽乎為孤吹于水之津彼亦一息此亦一息世之遑遑者終或不寤我之寂寂者秖是以為矚其不可道者維古有其人

題畫像

余棲于零陵將二年卧鶴山人王棲道屬客來圖余像其不可圖者余為申之以辭然皆肱也所以為遊戲也有不知者強為余蓋有知者亦其捕為纁黃為丹白邪嫿死灰與朽株探山林以獨往兮即猿鳥之幽娛豈萍苴之如兮亦泛泛於江湖昔敦媚放藝文兮既華髮而蒼鬚終非混混之可誘兮方將佚老於无无苟不暴夷以為絜何必襲惠以為汙挹古人之全德兮將歲月以

云祖先余心之所得會羣有於無餘彼蘧蘧為周而栩栩為蝶亦甚惑矣余與是其相忘於影響乎

真覺開堂

天台示止觀為法沙門以行解為師絕出煩惱之津示現真如之境自諸祖述作已達者皆著聲問而羣生歸依得度者豈易量數了義大師密踐師度衆推辯才已度城中之緣翻懷林下之樂誰識黃蘗相契者裴公有如遠師忘言者陶令時升師子之座大振海潮之音為

彼因緣無煩謙挹

龍華三會啓文

龍華有會如來記彌勒之緣鳳歷無疆億姓祝聖人之壽巍巍之盛蕩蕩難名仰瞻北闕之崇咸罄華封之懇恭惟皇帝陛下纂堯為德邁舜成功推羣靈不寧之恩協諸佛能仁之化聖人應運已洽太平之期文武會朝丕顯搢紳之列知郡某官宣揚國化惠恤民情上資西竺之因敢獻後天之算臣僧某及本州耆艾等虔誠法

會共薦至誠遥望嚴宸恭伸半偈

妙香芬郁望丹墀咸罄歡誠薦上鶱聖主萬年天祚德

龍華三會佛為師四時雨露均天澤九有山河拱慶基

欲計南山千億壽直須彌勒下生時

代乞致仕表

束髮從仕歷事三朝始自州縣至于郎省陳力就列今

五十年早蒙先帝拔擢出領使節入位三司及陛下即

位繼承恩召入覲清光委以藩條特加奬勵臣周旋奮

激銘在肺肝爰當傳老之年竊慕掛冠之請願乞骸骨以養丘園上對升平之朝下樂桑榆之景

巢父橋銘

誰作此橋山旁老父老父有巢白雲之下瞻彼崖崿將適吾履豈無遊客往嬉來豫不踏溪壑坦夷鞏固敢告後人無壞朴素

景德乞席疏

般若正宗方延海衆坐卧法具必藉信緣惟景德之名

藍控江南之大道天龍擁護巾鉢往來故遠丐於仁人共興崇於三寶

祭曾舍人

維年月日餘杭沈某謹以清酒牲牢敢昭告于故友子固舍人兄之靈嗚呼昔有以相知者世豈復知公今逝矣而吾方寄死於衰羸欲矢諸文辭以抒哀兮空皎皎其何為吾聞聰明正直歿將為神尚何疑清酒在鐏牲牢在柈即具事神之禮以告維公來下而饗之

息庵銘左右山

我心不動是身亦息結茅窮山宴樂禪寂於是身心猶若太虛游戲上下是息亦無

祭外姑彭城縣君文

維熙寧七年歲次甲寅四月戊辰朔十七日甲申子壻承奉郎行太常寺奉禮郎沈某謹以清酌庶羞致祭于外姑彭城縣君劉氏夫人之靈嗚呼託姻門下行二十年東西會散恩愛纏綿夫人淑明文華燦然維遼與贛

誰敢爭先勞勞有生以悲為樂平昔之好永懷如昨前在京師覊游索寞僦居相望有無寄託天遣不幸我室淪亡夫人撫視泣血淋浪我東曰歸啟葭在航長慟來訣旁入為傷匆匆三年如夢始寤夫人云何疾亦不起初聞凶訃適在故里馳望塚山默告所以神明有知為是究非生者何樂逝者何悲世無足事死或可疑要其究竟死乃其歸我方來吳正會靈席諸舅哀號訴其凶慭追往傷今情何可任輙陳薄奠以抒余心尚饗

門箴

政之善出于是政不善亦出于是斯民何知惟令所置勿謂可欺固亦易制師言不和是乃可畏朝而鬭焉小大必治逮昏而闔亦休吾吏治得其平謂我豈弟有或不然乃門之媿

重居開堂

昔者諸佛有大慈為我衆生能作怙究明真如之性超出煩惱之津葢非小緣誠一大事惟重居之寶剎乃陽

美之敬田欲聞法音當得開士某人宿植德本樂説辯才早遊諸方默受客印以拳拳四衆之請斷的的大匠之來幸無多謙副此瞻望

勸學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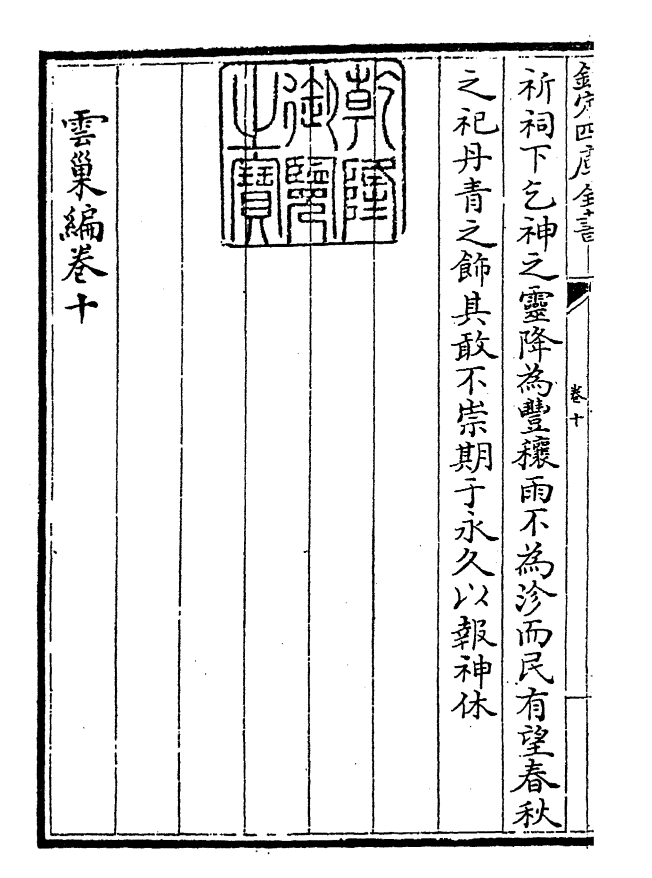
行李久在成均親受經於王丞相其言性命之要仁義之本出入神明之際至於點畫之意章句之體既一貫之矣古人有言士患不明經取青紫如拾芥不其然歟方新學之來諸君亦有意乎其悱發切磋非如簡策之

略也苟協我皆願交於下風所忻慕者

禱神文二

維年月日謹以清酌庶羞敢昭告于晉平西將軍孝侯鄱陽君建威將軍忠壯侯之神蕞爾小邑頻年被災小大艱食不知所告惟民之不夭乃省乃度方綏恤而勸導之耄倪雜然耒耜滿野乃數日以來淫雨不止千里之地經界漫焉若令與民將何能為屑然有懷豈吾土之民不知事神而神弗福歟何為至斯劇也將軍吾土

之神也昔在晉室三世之功劇于覆載千載之下廟貌
儼然令令與丞有祈祠下祈神威惠降為豐穰雨不為
沴而民有望將大興祠宇時其血食以報神休作新夏
屋增崇其座挾建二殿以祠鄱陽君忠壯侯之神至于
門牆咸使崇高鑿彼川流俯至門外以為行商報賽之
津攝令之去不可遠期惟丞與民實預祈禱敢以菲薄
仰祈昭鑒尚饗
君之祠吾土之望也疇昔威惠昭然在人令令與丞有



祈祠下乞神之靈降為豐穰雨不為沴而民有望春秋之祀丹青之飾具敢不崇期于永久以報神休

雲巢編卷十